

文風武將

于豪章別傳

● 王 健 (國史學家)

不考大學獨鍾軍校

于豪章(一九一八—一九九九)陸軍上將，曾任師長、金門防衛部參謀長、兩任陸戰隊司令、副參謀長、陸軍總司令，並兼中華奧會射擊協會理事長，為來台後國軍少壯將領。

于豪章原名于元宗，安徽鳳陽人，一九一八年四月生於鳳陽故里，祖父及父親均曾飽讀詩書，各在鳳陽縣境內的中學教書，一九二七年因軍閥中原混戰，民不聊生，為避戰禍，舉家遷往南京，故而于豪章的中小學教育都在南京完成。

一九三五年于豪章自南京中學畢業，其同學一窩蜂的投考國內學術重鎮「清華」、「北大」或「南京中央大學」，于豪章胸懷大志，別樹一格，一心一意投考中

央陸軍軍官學校，進入第十二期學習。當時的于豪章，英武挺拔，外貌俊秀，功課一級棒，又肯努力攻讀，卻選擇從軍，令許多人驚異不已。

受劉廣濟將軍提攜

于豪章於一九三五年八月入伍，時值抗戰前夕，日軍在華北蠱惑欲動，國勢岌岌，用人孔急，軍校學生在備戰中學習，經常在急行軍中演練戰鬥動作及部隊運動，加之物質缺乏，生活艱苦，于豪章吃苦耐勞，勤奮努力，於一九三八年元月畢業，正值抗戰初期，日軍節節逼近，于豪章奉派至第三戰區第卅二集團軍任上尉參謀

，在皖南及贛北隨軍參與抗日戰爭，卓著戰績，平日工作謹慎勤奮，獲得參謀長劉廣濟將軍賞識。不久，劉廣濟調任第廿六

師師長，于豪章轉任該師工兵連連長，歷練基層帶兵職。率官兵參加滇西會戰，作戰饒勇，重創日寇。後來，劉廣濟主動替他報考陸軍大學第十八期，這時的陸大已遷校重慶近郊，于豪章提前至渝，溫習書本，準備考試，結果以第廿四名考進陸大正規班，年僅廿三歲，是陸大最年輕的學生。這時，他的父親也在重慶，服務於經濟部，全家人都在，於烽火連天之際，一個現役的青年軍人，能夠安心讀書，又能和家人聚首，享受天倫之樂，確是彌足珍貴，更是無比的幸運。

為預防日機轟炸，陸大設在重慶郊區的山洞內，于豪章珍惜得來不易的讀書機會，努力充實自己，精研戰術戰略，於一九四三年八月畢業，他的老長官劉廣濟已調到昆明，在中國遠征軍長官部任職，他

自動請纓到遠征軍服務，別的陸大畢業生，多半都當上少將，任參謀長或副師旅長，只有他仍當上校參謀，主管情報組，是年秋，遠征軍反攻滇西，他為確實偵察敵情，冒險犯難，搭乘「C」小飛機到日軍駐地上空偵察，遭到日軍地面炮火攻擊，所幸有驚無險。當時的遠征軍總部，有許多美軍顧問，為交換敵情，于豪章經常要和他们接觸，為了工作，他勤學英文，邊學邊用，英語精進不少。

降級溪口隨侍蔣公

抗戰末期，于豪章調離參謀職，靠劉廣濟協助，出任第四方面軍王耀武麾下第七十三軍七十七師少將參謀長。抗戰勝利後，隨部隊駐防山東剿共，不過，當時共軍在山東尚不成氣候，僅在膠東地區有零星活動，沒有大戰，于豪章的師參謀長也當得輕鬆。一九四六年國防部舉辦軍官留美考試，于豪章英文根基不錯，報名應考一試而中，錄取後赴美，到美國裝甲兵學校受訓七個月，回國後因公費留美必需留在學校工作，就分配到新制官校籌備處工作，不久，又有了好機會，到總統府軍務局降一級擔任中校參謀。一九四八年一月

老總統蔣中正第三次引退，于豪章是軍務俞濟時局長指定帶到奉化溪口的三位軍官之一。蔣總統這次引退可以說「倉皇辭廟日」，前兩次引退時其麾下的部隊猶在，黃埔的學生還據位要津。這次除了西北胡宗南外，國軍全部精華在「東北」、「平津」、「徐蚌」三次戰役中輸光了，連復起的籌碼也沒有，內有桂系的迫害，外有共軍陳兵江北虎視眈眈，蔣先生在溪口雖然有老部下來晉謁，談的都不是好消息，謠言皆云「可殺」，再沒有「擁護」的話，三年前抗戰勝利的風光全沒有了，可以說「踽踽獨行」、「淒涼無比」，身邊可安慰的除了愛子蔣經國外，所帶的軍官中最出色的是于豪章，蔣經國轉達許多公私事都委託于豪章辦理，他確實能做到，又快又穩，而且口風非常緊。

在溪口擔任警衛的警衛大隊官兵，佔的都是總統府的缺，蔣中正總統已經不做了，這批官兵的新津伙食均無處支應，侍衛長俞濟時墊了兩個月以後也接濟不上了，把問題反應給蔣經國，蔣經國不願意向南京李宗仁要錢，又不願傷老父的心，正好在寧波有一位姓孫舅舅開輪船公司，蔣經國向孫提這件事，孫舅舅滿口答應可以

供應伙食費，每月由于豪章和軍需去領錢，這樣又拖了三、四個月，有一天孫舅舅叫于豪章帶話給蔣經國，他在輪船公司的股份已全部吃光了，以後沒有能力了，蔣經國萬般無奈，把亡母毛太夫人的首飾拿出來，叫于豪章去賣，一邊拿東西一邊流眼淚，于豪章也淚眼相對，這是蔣經國與于豪章的一段患難間感情。蔣中正帶兵帶慣的人，關懷部屬生活，有一天巡視警衛大隊廚房，發現幾乎沒有什麼菜，大不高興，就嚴責蔣經國和俞濟時，蔣、俞兩人至此也只有據實報告。蔣中正聽後叫蔣經國打電報給當時的參謀總長顧祝同，電報充滿火氣，說：「如認為蔣某人不需警衛，這支部隊可以撤走，否則，就應給予補給！」顧祝同接到電報自認疏忽，立即如數撥付，溪口的警衛大隊才鬆了口氣。

自願再由團長幹起

後來于豪章隨蔣公東奔西走，出入險地，最後撤退來台。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蔣中正復職，忠實陪伴的警衛隊副官于豪章已由中校晉升少將，一九五一年十一月，于豪章調回部隊帶兵，自願由少將降調

上校，出任陸軍第六軍三三九師一〇一五團團長，這時于豪章三十三歲，風華正貌，高大英挺，風度翩翩，他從團部外出時不坐團長的吉普車，而自行駕駛傳令軍官用的二五〇C重摩托車，他當時還是單身，車後經常搭載一位漂亮的女士，儼影雙雙，羨煞軍中光棍，據傳聞這位女士是于豪章老部隊七十四軍一位先烈的遺孀，出身南京金陵大學，即將和他論及婚娶，但那时候風氣沒有現在開通，認為未亡人應該給先烈守節，而身為長官的于豪章更不能與老部屬的遺孀結婚，據說這件事傳到蔣經國耳中，蔣經國將于豪章找去，很誠懇告誡他：「我建議你這段情緣到此為止，以你的才識，又和我們共過患難，應該是有一番事業，可以為革命前途多做一些貢獻，不要為了一個女人毀了自己！」于豪章經過一段時間的天人交戰，果然運慧劍，斬情絲，放棄了美慧多情的女士，全神貫注事業。一年團長期滿，恢復少將軍階，馬上調陸戰隊任參謀長，這位女士，抱著一顆破碎的心，遠走異國再沒有回來。那時軍中一般人有個看法，就是蔣中正有意把兩支精銳部隊裝甲兵交給愛子蔣緯國，海軍陸戰隊交給心腹于豪章。陸

戰隊副司令後來出缺，即由于豪章升任，並於司令周雨寰將軍赴美治療癌症期間代理司令，年僅卅四歲的他，主持訓練編裝，有條不紊，軍容益顯壯盛。不料周雨寰夫人誤認于豪章蓄意奪位，唆使貼身衛士以手槍行刺于豪章，幸而他福大命大，僅受輕傷。事後，軍界傳聞他與周妻鬧緋聞，其實是個大八卦，只因于豪章長得漂亮，讓人產生聯想。不久，于豪章傷癒，與美麗的高瑜女士結了婚，謠言不攻自破。

婉拒升陸戰隊司令

養傷期間參謀總長彭孟緝多次轉達訊息，要于豪章接任陸戰隊司令，但他為洗清罪嫌兼有相當自信，一再懇辭陸戰隊司令，堅持回到陸軍由師長幹起，以期用帶兵資歷在陸軍紮下堅實的基礎。於是自一九五七年起任陸軍四十六師師長，次年台海發生「八二三砲戰」，四十六師駐澎湖負責運補任務，于豪章率部屬乘船冒熾烈砲火把八吋巨型履帶車榴砲、二四〇榴砲及大型運輸車送入金門，他不顧危險，親在灘頭監督。一九六〇年于豪章調任金防部參謀長，這時的金防部司令是劉安祺、副司令王多年、張國英，駐小金門最前哨

的第十九師師長則為郝柏村，張國英、于豪章、郝柏村都是軍校十二期、陸大十八期同學，張國英任軍長時，于豪章、郝柏村都是其麾下的師長，不過，張國英對于豪章特別照顧。

參謀長調陸戰司令

一九六二年于豪章調升第八軍軍長，晉階中將，軍團司令仍是張國英，他的升級及任職佈達儀式都是張國英主持的。一九六四年元月調任陸總參謀長，六月又調回陸戰隊司令。于豪章離開陸戰隊七年，又回鍋調任司令，中間經過羅友倫與鄭為元兩位司令。這七年，陸戰隊的聲譽顯著提高，一方面當然是兩位前司令的卓越領導，另一方面美國大量軍援，使陸戰隊脫胎換骨。于豪章到任後，輕車熟路的去視察部隊，發現陸戰隊最大的優點是士氣高昂，最大的缺點是訓練不紮實，于豪章是「實事求是」的人，他認為訓練不紮實把所有優點都給抵消了！為了矯正這個缺點，他立刻成立檢查組，澈底實施督導整訓檢查，逐步把這缺點糾正過來。

于豪章在陸戰隊任內的要求，一方面是嚴格的訓練，另一方面是嚴肅軍紀。承

平久了，部隊容易鬆懈，在他任內陸戰隊擴編成兩個陸戰師，老總統尚有餘勇準備反攻大陸，所以經常到陸戰隊視察訓話，看到自己一手培育的子弟務實刻苦的訓練非常欣慰，而于豪章也確實兢兢業業，不負上級的期望。蔣中正的反攻計畫，是由劉安祺擔任反攻軍總指揮，登陸部隊司令官由張國英負責，第一波登陸部隊的兩個師師長就是于豪章及郝柏村。反攻部隊營長以上幹部還多次集合到圓山訓練團營地進行沙盤推演。當然，這個計畫因美國人的因素，後來胎死腹中。

一九六七年底，于豪章升任國防部陸軍副參謀總長，接替張國英的職務，而張國英調回陸軍任副總司令。在任約一年半時間，于豪章除陪部長蔣經國及總長高魁元訪問泰國外，並沒有什麼特殊表現。

破格升陸軍總司令

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，國防部發表于豪章晉升二級上將調陸軍總司令。

這時陸軍總司令是黃埔一期的陳大慶、副總司令為鄭為元、尹俊與王多年、張國英。除鄭為元調國防部副總長執行官外，尹俊是資深中將，也是十八軍的勇將，

屬張飛型，古寧頭大捷的英雄人物。在十九軍駐宜蘭的時候，于豪章還當團長。王多年和張國英都曾是于豪章的直屬長官，「風水輪流轉」，老部屬變成新長官，大夥可感受到世代交替的時間到了！

這種石破天驚的人事安排，有個耳語的傳說：據說，蔣中正在家裡開人事會議，出席者有蔣中正、蔣夫人宋美齡與蔣經國，討論到陸軍總司令人選，蔣中正認為應由尹俊出任，蔣經國婉轉建議，總長高魁元原是十八軍軍長，尹俊幹總司令有失平衡用人之道，建議用十一期年輕的馬安瀾，給陸軍一個新面貌。蔣中正還在沉思考慮，蔣夫人在旁說：「那不如叫于副官幹好啦！」官邸中有習慣用語，不論你後來在政府地位再高，在官邸中有一種原職務的親切習慣用語如：「俞軍需是指老交通部長俞飛鵬」、「俞秘書指行政院長俞國華」、「于副官就是于豪章」。這故事也許是無稽之談，但可看出軍中對幾位資深卓越將領遭遇的不平。

首先，蔣經國透過原總司令陳大慶給這幾位資深副總司令傳話，一定要服從新總司令的領導，表演唱作俱佳的尹俊，在後來半年多的副總司令任內表現非常良好

，不久發表警備總司令，尹俊有「使酒說實話」的習慣，曾有面責美國外賓與白崇禧上將的故事。陸總部由總司令于豪章上將歡送尹俊，酒酣耳熱之際，尹俊忽然站起來，指著于說：「于豪章，好小子，你真走運！」于豪章面不改色的說：「尹副總司令，你酒吃多了，請到休息室去休息吧！」由此可看出于豪章的寬容處。

于豪章任陸軍總司令時的參謀總長是空軍上將賴名湯，賴、于有同一個習慣，就是重視平時訓練，都有不定時、不定點突臨部隊督導檢查的做法。這個時候，于豪章在陸軍成立了直昇機隊，原本的任務是敵情偵查，但于豪章喜乘直昇機作不定時的視察，種下後來墜機重傷慘禍的遠因。不過，陸軍戰力在他的嚴格督訓下，的確進步不少。一九七〇年初，老總統蔣中正手諭陸軍總部督導海軍陸戰隊的戰技訓練，于豪章派遣作戰署謝組長親自督導，找出陸戰隊訓練問題的癥結，而後自己親赴陸戰隊召開營長以上幹部會議，因為是「老司令」，另有一種情感，對陸戰隊應貶應褒，說得清清楚楚，最後宣布，陸戰隊因編制所限，軍官升級擁塞，以致久任一職，今後每年可有兩員資深優秀上校，

調陸軍佔少將缺，此一宣布立即取得陸戰隊全體重要幹部的人心。

搭直昇機肇禍重傷

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七日，五十六歲的于豪章正值盛年，可預卜將接任下一屆的參謀總長，正是前程似錦；當天，他往楊梅視察十七師與六十八師的對抗演習，這次演習由新竹軍統裁指導，他原定是早上八時由龍潭飛往新竹，早餐時，隨從參謀高華柱少校接獲直昇機駕駛員電知：「本日天候不佳，不宜飛行，請總司令改搭汽車前往」，於是乘車到了楊梅，先聽取新竹軍軍長馮應本少將的簡報，午餐後由楊梅到新豐，按行程乘汽車約十五分鐘，直昇機僅五分鐘，于豪章忘記了早上座機駕駛員：「今天天候不佳」的報告，冒然上了飛機，總部隨員也上了另一架直昇機，起飛後，由於天氣惡劣、霧大，完全看不見地面，他下令儘速降落，但是風大、霧大，飛機已無法控制，兩架直昇機先後失事，搭載總部署長和幕僚的直昇機倒翻機身墜地，機上乘員全部罹難，于豪章所乘的直昇機，駕駛尚能控制保持正面著地，因為衝力過大，第一軍團苟雲森司令、

總部政治部主任張雯澤中將胸腔大量出血，傷重去世，馮應本中將次日也告不治，于豪章經急救到了晚上八時才甦醒過來，事後知道高華柱少校小腿折斷，但仍由稻田爬到路邊，呼叫過路車輛將所有遇難人員，送到中壢新國民醫院急救。參謀總長賴名湯搭乘空軍直昇機趕赴演習現場視察，原定下午一時前往新竹，但乘直昇機升空後，空軍飛行員出身的賴名湯總長，發現天空雲層太低，氣流不穩，機身震盪，判斷桃園、中壢、新竹等地不宜直昇機飛行，即令駕駛員調轉機頭，飛到林口一所陸軍基地降空，俟天氣轉好再飛。可是不久已得到電訊，有一架直昇機摔落在中壢不遠處的野外，死傷人員很多，賴名湯立即趕往探視，抵達時，于豪章陷入昏迷、神智不清，賴俯身在他耳邊，呼喚他的名字，告訴他受傷不重不要緊，可以醫治，最要緊是有信心，連叫他三聲名字，于豪章僅手動了一下，不久三軍總醫院鄧院長親率一個急救小組前來急救。而賴名湯是空軍，處理適當，逃過此次大難，陸軍優秀將領共傷亡十七員，真是莫大損失。

于豪章脊椎受創，右下臂骨折、肋骨、鎖骨也斷了廿多根，內部大量出血，認為轉院到三軍總醫院設備還是不夠，不能冒然開刀，一九七五年元月五日，由三軍總醫院神經外科主任施純仁等多人陪同，乘美軍救護機，到美國華盛頓陸軍總醫院開刀挽回一命。二月下旬，他函呈行政院長蔣經國，請求調職，並轉到紐約大學醫院復健中心休養，終因脊椎主神經全毀，下半身失去知覺，而告癱瘓。

于豪章在陸軍總司令任內，曾奉蔣中正總統指示，於一九七三年創設中華奧會的射擊協會，兼任理事長，他花了很大的精力，完成射協的組織建構，人事安置，並選拔選手予以訓練，奧運射擊運動的中華代表隊，前兩屆的選手，都是他培訓的人才。于豪章殘廢後，由美回國，由吳文錫照料到三總復健，廿多年不見起色，直到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病逝。于豪章的妻子高瑜，自一九五三年和他結婚後，對內主中匱，使他無後顧之憂，對外任陸總婦聯會主委，克盡職責，毫無官夫人的架子，不幸於一九八四年三月因胰臟癌先他去世，對于豪章的晚年是一大打擊，使他苦上加苦，精神抑鬱，直到生命結束。

輪椅生涯二十餘年